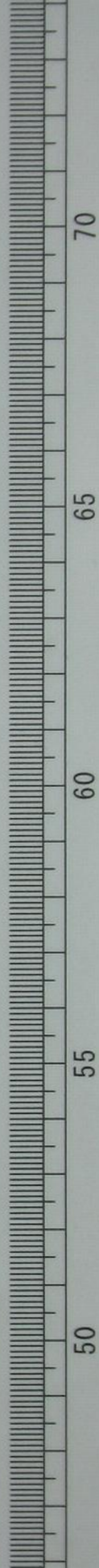


陳龍川文鈔

中

113
1065
2



113
1065
2

龍川文鈔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畧。立大體而後綱紀正。定大畧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克頌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勵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畧之未定歟。臣嘗為陛下有憂於此矣。嘗欲輸肝膽。効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覲。心雖不然。跡或近似。相師成風。



正
房
伯
文
郎
氏
寄
贈

龍川文鈔

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為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素手東歸杜門求志因以為功名之在人猶在已也懷愚負計而不以禪上之萬一是念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畧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勸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千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為草茅之言而留神財幸是

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中興論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及其道其強易弱况今虜首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

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

隋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
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
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
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
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
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
義徂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
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
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
於人子孫不能繼續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
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

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
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群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
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思
所以及其道故也誠及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
心同心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
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
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撰
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
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
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不先務以斥虛文嚴政

防庸川文選 卷之二
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
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
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陳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
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
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
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
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
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
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
動一動而敵自鬪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

可躋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
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
所知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
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
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
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
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可變今朝
廷鑿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
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
先東舉齊西舉漆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

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夸虜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常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耗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閉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

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閒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隣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穎蔡之間，不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為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為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閒牒，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

隨襄郢之間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
都建鄴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
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
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
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
將繇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
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
內應舟師繇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
兩道並進以搃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
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

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
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
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
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
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
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
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
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
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
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

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為譬援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技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業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諛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畧曰中興論惟陛下財幸

論開誠之道

臣嘗觀自古大有為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為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

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為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為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為未成雖臣亦為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為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

而大責或不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為欺罔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為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寧而歎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為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

確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為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厚祿而可使之死况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厚祿日陳於前而確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祿誘者皆非所謂確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確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開以事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臣必

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確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為之心沮天下願為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論執要之道

臣竊惟陛下自踐祚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為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

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己也臣願陛下操真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為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

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必言其失改之為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况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好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不能奮然出力以辨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論勵臣之道

臣聞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隳春秋之時晉伐楚三合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晉師聞而夜還越王求成於吳而歸抱柱而哭承之以肅群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讐謀敵非君王之閔憂乃臣下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請報恥越王曰昔者我辱也

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何敢勞國人以塞吾讐父兄曰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讐誰敢不力越王卒用以滅吳區區楚越有臣如此而謂堂堂大國及無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義乎今陛下慨念國家之恥勵復讐之志夙夜為謀相時伺隙而群臣邈焉不知所急毛舉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僥倖苟且習以成風陛下數降詔以切責之厲天威以臨之而養安如故無趨事赴功之念復讐報恥之心豈群臣樂於負陛下哉特玩故習常勢流於此而不自知也臣願陛下慨然興懷不御正殿減膳徹樂夕惕若厲立群臣而

語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念國家之深恥志在復讐八年于茲若涉淵水未知攸濟而群臣玩故養安無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圖大業其何顏以臨於王公民士之上况敢即安以自取辱群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諭之曰朕固未敢即安群臣猶以朕可與有為其各共厥職勉趨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勵其後繇今以往群臣咸為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富國強兵復讐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講惟新之政使內外有序則朕即安之日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業而群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禽獸者也誅之殺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乎

論正體之道

臣聞君以仁為體臣以忠為體徧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曆間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閒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

即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追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為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啟廬，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為，不顧浮議，而群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息。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群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群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為得君臣之體乎。

臣願陛下總攬大柄，端已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辭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為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為法。天下有不足為者矣。

此己丑歲余所上之論也。距今能幾時，發故篋讀之，已如隔世。追思十八九歲時，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酒酣語及陳元龍、周公瑾事，則抵掌叫呼以

為樂聞闕世途毀譽率過其實雖或悔恨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臍也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然猶上此論無所遇而杜門之計始決於是首尾盖十年矣虛氣之不易平也如此孟子曰說遇而得禽雖若立陵弗為自視其幾矣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豈不為大憂乎引筆識之掩卷兀坐者良久

酌古論

序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岐而為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慶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允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王伯大畧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

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光武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算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畧，然後有一定之功。畧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畧以倉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鬪，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

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群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跡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允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為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暗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為可急，而關輔為可後哉？吾

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群盜蠶起山東，囂述猶兇狼之擾，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耿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畧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

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為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為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畧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鬪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

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為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為藩鎮終唐之世為大患者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畧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室武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聞自古服群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為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

謀乎光武勒使歸營單騎按行不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切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憂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為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先主

英雄之主。所為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於天下。夫劉備之荊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荆。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舉而襲破三郡。再舉而遂梟關羽。何者。師直為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其讐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讐。非特一關羽之比。吳

者一家之私忿。猶有唇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變。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為守。以守為攻。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秣歸。列立數十屯。亘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闇於

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舉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予之而彼不取，固將制奇合變，求為不可敗，而全軍以返，迺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遜之所輕為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荊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荊州可有，使備能遣黃權率水軍以為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扇動諸蠻，招誘大姓，按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之，臨機設變，奮力死鬪，彼方支吾

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隨機拒守，則駐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絕險要，而實未嘗分，迺密遣一辯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陛下，切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并吳蜀也，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為唇齒之援也。今天相魏，兩雄相鬪，以資陛下進取。

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
開闔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圖進取而猥信吳人之
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此臣所
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資神武聖斷易
回苟見其利罔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
將安出則曰蜀地僻險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
仁出信陵賈逵滿寵出東關或出皖城或出廣陵東
西彌亘直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攻吳吳亡則蜀失
援然後徐舉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兩虎方
鬪當收卞莊子之功臣以為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

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則當及其方鬪而急刺其一待
其鬪已則斃者猶能阻穴尚何收之之有哉吳蜀阻
穴之虎也臣恐既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桀驁
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逞其鋒矣機不可
失願陛下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
此丕既得聞此計必深以為然而大舉攻吳吳力不
能兩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
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荊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
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為識大計也故夫以
私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為我

曹公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為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也。失其術。則雖紛紛戰事。進退無據。卒不免敗亡之禍者。項藉是也。至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能雄強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

雖曹公之所為。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黃巾。走奉還。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此降張繡。擒呂布。斃袁氏。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北方畧平矣。其為患者。荆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強弱。難易。而為之先後。以勢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強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荆州至近。表又寢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恣備之。所欲為。而并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

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攻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為邊患而又為魯璋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吐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歸宿衛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屑就也及騰既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鈔銳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

敢喜立功名曷為不就超既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熙尚既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關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為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備非素拊蜀蜀人方懾吾之威必不肯信備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為用璋備異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况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郡

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荆州破劉備震然後大會諸將合響士卒傳檄江東責貢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周瑜魯肅雖千百輩何害也江東既平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廼還就臣列光輔漢帝招賢禮士修明庶政以幸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速過如其不然亦不害為能一天下也彼

荀彧智計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荆州四通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熙尚平遂教之南征荆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畧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餌敵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威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為曹公耳目規圖益州得之則荆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三郡既失幾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亦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臂俱奮矣此

曹公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蓋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荆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兗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鬪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孫權

天下之事最為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群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

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又為大患唯英雄之君為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為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為不同而均於有成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為

人勇而無謀氣雖岸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荊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趨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為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罹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教高帝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遽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笑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為亡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

關擊之驅滅群英如獵狐兔當此之時耶以為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趨救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為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畧地通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藉吏

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於天下功最多、宜為盟主。以幸天下、裂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為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為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實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啗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肯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掃齊魯、據形勢之雄、懾項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

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為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拒關不能、預為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乘釁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為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流議矣。審操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懼、豈幸也。我權既不懼於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啗以

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騁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於幸權之不成實出於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符堅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己之勢而已矣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舉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

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符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未工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為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為無敵於天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強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傳呼而定矣謝玄以數萬應之百萬至衆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橫截於岸而盡勦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

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焉得而不敗？故嘗謂謝玄提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玄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決一戰。堅命麾退，自相蹂踐，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為秦自敗，而晉偶勝，非玄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為十道，借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嘗籌之，此二說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亦亡，敗亦亡，蓋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為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一衆一寡，

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還，晉為退軍三十里，不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趨兵急渡，食不暇飽，糧不及資，而吾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奇兵躡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穽，然後脫身，又走虎必來奔趨於陷穽，執戈臨之，殺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為謀畧不世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為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夫率百萬之衆，分為十道，求

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銳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內外無
讜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銳
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為志可倚信者惟一符融其智
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留守關中而
根本空虛鮮卑羗羯攢聚如林而蕭牆讜起晉苟待
其既分詔諸道堅壁清野至勿與戰命桓冲謝玄業
提精兵數萬抵襄陽設奇逆擊破其一軍而自均至
金入武關趨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搗其空虛慰
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思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
告輦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舉定則秦之諸道之兵

強者不顧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懼而蜀必孤使關
中之兵衝其膺荆楚之兵搗其脅而蜀定矣此斷蛇
法也蛇出其穴橫身於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
之徑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
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為十道則晉之計又
將出於此而坐關東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日
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讐
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
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沒于賊故曰不令者又
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策也顧玄雖未

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丁寧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可，雖制奇合變而亦無所用歟。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及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為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

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為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必有算，則遂逡巡而不敢進，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下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却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迺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

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聞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
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
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迺一舉而破
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
井陘下則必為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
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
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
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
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恥於信哉故
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

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
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
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_下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
且信之精兵已請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
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關而
况敵內我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
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人
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
與左車則餘所紿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
留數千人扼險以為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迺引兵

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延命挑鬪。彼又不肯戰。延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告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即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兵逐我。而况餘貪得忘失之心。囂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迫。延鼓噪及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鬪。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及不知

所以為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規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為之備。而况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為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信為能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為人。亦足以為軍中之謀士。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

虛心委已而問之。豈真以為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為信然。廼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薛公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為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審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為也。方敵人勃然而起。入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為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為之規畫。處置而嚮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為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服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有辨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高帝深

憂之。薛公為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入數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耀知勇據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

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為其用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為漢用。因命勃率燕趙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破。布敗，則吳楚可不戰。

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臯，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來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余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為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故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

曜，于謹之料蕭繹，果如何哉？曰：懿以棄城預走為淵之上策，謹以帝捲渡江為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既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勒之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拒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臯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臯，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

洛陽失據，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為上計也。若其阻洛陽，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為疑兵，而潛兵以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為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龍川文鈔卷之二

伊豫

石原樹德卿全校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651